

胡歌： 生活有态度， 演戏才能有态度

□ 本报记者 王珏



又见胡歌，是在“猎场”。过去这一年，他赴美求学，在事业高峰淡出人们视野。

以猎头行业为背景的《猎场》，讲述了主角郑秋冬职场颠沛、商海沉浮、十年蝶变。在胡歌看来，郑秋冬不是完人，有很多缺点，命运给了他很多打击，但他每一次都能重新站起来。“这个角色特别贴近生活、深入人心，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胡歌说。他慢慢发现，现阶段的自己和他人有点像。命运的长河里有些人会顺流而下，有些人会逆流而上。“郑秋冬会选择逆流而上，现阶段的我，也是这么一个逆流而上的状态。”

逆流而上，好像也成为胡歌人生轨迹的某种隐喻。年少成名，却突遭意外陷入低谷，他一直默默磨练演技、塑造角色。潜沉蛰变，在事业再次到达顶峰时，胡歌又急流勇退、赴美留学。

选择去国外，胡歌希望能更贴近自己，贴近创作。这些年在工作中也听到、看到、感受到，国内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发行到了海外，品质和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国外同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在类型题材上的深耕和拓展，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在制作流程上已经形

成非常专业化的体系。”

在国外的一年，他找学校、学语言，练习网球课程、融入语言环境。但他也坦言，求学之路并不顺利。“留学一年，很失败。”他对自己的经历直言不讳。“在国内工作忙，就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但发现真正空下来后，我还是有很多偶像包袱，害怕失败、害怕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害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但他并不后悔自己选择，“在学校学习，是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让我更认识自己。身处当地环境中，也让我感到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美国又拥有先进的技术，可以用西方的技术来讲述中国故事、挖掘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认识自己”，传说中这个箴言是雅典建成时神留给人类的箴言。对胡歌而言，他可能比别人更早意识到，那个镁光灯下万人瞩目的焦点，那些他演绎过的万种人生，那个被鲜花掌声簇拥的胡歌，不是自己。从早期的《仙剑奇侠传》《射雕英雄传》到《如梦之梦》《伪装者》《琅琊榜》《大好时光》，从当红小生到遭遇车祸、事业低迷，再到浴火重生，他心里清楚，大家看到的成功是别人眼中的成功，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我的行业价值是我的作品带给我的。我的生

◎ 热点人物

命力来自作品、来自角色。”

角色和演员，是他最在意的。在胡歌心中，演员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娱乐性，给观众减轻压力、带来欢乐，但要避免传播低级趣味、刻意营造欢乐。另一类是主流的角色，演员作为影视作品一部分，也是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符号，有文以载道的责任和使命。胡歌的好朋友、演员林依晨对他说过，演员是带领观众探索更深层次的人性。“人性饱满丰富，有光明有丑恶。除了看到华丽的人生外，让观众思考受益的，那就是人性。”

这些年来，影视剧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网络发达、媒体发达、资本注入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难免存在浮躁之气。忙着投资、忙着拍摄、忙着赚钱。对于未来，胡歌还是希望回归到演员的本分追求。“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演员需要通过阅读拓宽眼界，不断地反思来完善自己。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对演戏才能有真正态度。我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因为阅读思考都需要养成一定的习惯、需要静下心来。”

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他静下来，放慢自己的脚步，并不担心被取代或超越。“价值和排名是很重要，排名越靠前，选择余地就会大。但这些又是比较具象的概念，对演员来说是一个特别虚的东西。如果我一直在想这些，会阻碍创造力，让表演不纯粹。”

取舍之间，胡歌有着自己的逻辑。面临选择，他总是问自己，到底是为了演员这个职业，还是为了挣钱出名？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思绪总是把他带到10年前的那次经历：10年前经历生死的时候，我会想什么？

“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没有奢望做到一线演员、达到事业顶峰，而是希望自己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有内涵的人。我离我心中的我还有距离，还是需要成长。”胡歌说。

◎ 墙内看花

上海昆剧团新作《长安雪》，作为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闭幕之作，获得了观众、媒体的交口称赞。《长安雪》完全是一个青年剧组，4位主演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编剧是“85后”。作为“扶青计划”委约的唯一原创戏曲，该剧极具特色地把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哲思对接，既活色生香，又深刻思辨。在这批年轻人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无畏的锐气、惊人的成熟，以及戏曲升级转化的生态变化。

《长安雪》演绎了特立独行的仙子葬送自我，满怀抱负的才子堕落成狂，传统戏文中常见的痴情女与负心男组合，却使主创团队向两个人物投去了同样的关注与理解。年轻却富有创作野心的主创们，试图将“何以为人”作为本剧最深层的议题，希望警醒观者，凝视那被裹挟、被撕扯的欲望深渊。某种意义上，本剧是男女主人公的自叙与反思。透过个体长诗，涉及了两性情感、路径选择、贪腐弊端、上升渠道等话题，但这些并不是作品的终极。

《长安雪》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面新问题，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作品的文化格调、当代意识有了观念性的转变，对戏曲文化立足传统、升级转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焕发代生机是一个大课题。戏剧理论家、戏曲史家张庚先生曾在上世纪30年代明确指出“绝不仅是舒舒服服地接受技术遗产”。《长安雪》完全可以做成爱情传奇，但主创将目光投向了跌宕的命运，保持了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叙事从传奇人物转向“素人”，发掘出对于昆曲来说全新的主题。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新”看不到借鉴吸收话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负担，而是更迫切于内容的当代化；这种“新”没有时下新编戏半文不白的通病，全剧昆韵醇正，既典雅又符合人物，展现了昆曲独特艺术魅力。

通过《长安雪》，我清晰地看到了昆曲生态的升级换代：主题更当代、新生已成熟、观众在成长。当下的文化市场，是超乎想象的全球范围。昆曲也应该有置于更广阔坐标系中的新作品，展现新的文化内涵和更多元的思考。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民族艺术”来看待传统文化，更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特质上，来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对戏曲而言，现代戏、外国戏肯定不是“唯二”的创新之路，我们不仅需要年轻创作者、观众与古典艺术进行对话，也需要传统文化与当代思维来对话。

中西混搭、西戏中演，对于昆曲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长安雪》不再将传统与现代进行简单的元素交织，而彻底尝试用传统形式讲述当代情感，这确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年轻昆曲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他们的创作目的越来越回到本真，强调自我、追求艺术质量、张扬并探究青年一代的精神肌理。所以，丰满的人物、精彩的故事、传统的风貌、创新的个性得以同时出现在作品中。他们对传统的坚守带来了作品的独特性，但我更希望他们将这种坚守上升到对昆曲美学价值的领悟，不拒绝新技术的加入。尝试以古典美为基调，运用现代化的舞美技术制作，使舞台效果得以提升。比如，丰富的颜色或道具不一定准确，即使是白光，也可以通过不同织物或不同颜色的背景，使舞台产生质的变化。即使白光本身也可以制造效果，通过细微差别完全可以简约又丰富，统一又凸显。

在政策、观众、市场等配置条件越来越趋于良好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昆曲人能在立足传统的立场上，共同寻找多角度、多层次“突围”，合力促进昆曲原创作品的升级转化。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剧评人)

从《长安雪》看昆曲新生态

□ 仲伟海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结束美国巡演 演得了世界经典，奏得出中国特色

□ 本报记者 郑娜

芝加哥、纽约、费城、教堂山、旧金山、安娜堡，10月底至11月上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下，携手钢琴家张昊辰、琵琶演奏家吴蛮、小提琴家宁峰及大提琴家戈蒂耶·卡普松等4位独奏家，再踏美国巡演，奏响“中国声音”。

这是3年后这支中国新生代交响乐二度北美之行，总行程逾2.5万公里，横贯美国东中西部，所到之处既有享誉全球的音乐重镇大城市，也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学城。其中，10月30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秀成为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当晚演出中，吕嘉与乐团携手张昊辰上演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该协奏曲由音乐家殷承宗、储望华等改编自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堪称华人经典作品。奔腾万里的黄河元素与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深深感染了纽约观众。同时

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的第一支管弦乐队演奏曲《乱弹》也迎来纽约首演。《乱弹》是陈其钢献给英年早逝的儿子之作。在乐团精心演绎下，乐曲以万籁俱寂的开始、蹒跚学步的幼稚、光华四射的焰火、悄然逼近的厄运和戛然而止的句号，带领听众参与了一场灿烂的生命旅行。

据吕嘉介绍，此次赴美巡演的7部作品，堪称东西文化交相辉映的音乐盛宴。钢琴协奏曲《黄河》、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陈其钢的《乱弹》和《逝去时光》、美国作曲家卢·哈里森创作的《微缩全景素描图》。在西方经典作品方面，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及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则展示了乐团在演绎德奥作品方面的传统优势和呈现民族浪漫主义的深厚功底。

巡演的7部作品中，有3部是美国首

演，其中赵季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由国家大剧院与悉尼交响乐团等联合委约。这部作品在刚刚过去的“交响中国：国家大剧院新作品音乐会”上世界首演，并大获好评。赵季平表示，他希望用新的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人类的博爱与情怀，讲述所有跌宕起伏终将归于平和包容之道”。“这部作品的音乐语言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它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喜欢，同时也可以通过音乐语言与世界对话。”赵季平说道。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珑表示，这些“新旋律”中蕴含的丰富音乐色彩展现了中国音乐家在创作风格上的多种可能性，彰显出中国音乐在当代国际乐坛中的重要影响力。国家大剧院联手世界著名艺术机构进行作品委约，则是为中国当代严肃艺术创作注入新的传播力，让中国文化通过主流渠道转为



▲ 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结束后

世界语言并登上世界舞台的极好方式。

本次巡演恰逢国家大剧院开幕10周年前夕。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认为，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成立10周年之际再次走出国门，就是要切实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者去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既要体现世界经典的中国诠释，也要体现中国文化的全球表达，以乐团卓越的艺术表现折射国家大剧院的10年辉煌成就，折射整个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天翻地覆的发展与变化，并以此向世界展现充满时代风貌的中国形象和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化。

电视不妨刮刮阅读旋风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年的一些阅读类电视节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017年初央视的《朗读者》，点燃了这把读书的火，节目通过嘉宾阅读与分享，为观众开启了另一扇了解历史、唤醒传统、传递情感的窗户。随后，四川卫视的《诗歌之王》第二季、江苏卫视的《阅读闯关》也纷纷以各自新鲜的创意壮大了阅读类节目的行列，使电视荧屏上刮起了一阵阅读的阅读旋风。

说起阅读类节目，其实前身就是读书节目。过去几年，由于一些真人秀、明星综艺的流行以及自身模式陈旧等因素，荧屏上为数不多的读书节目更是消失殆尽，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时代的进步重又在呼唤人们对阅读的渴望。《朗读者》推介书目的受欢迎和被热议，就证明了这一点；《诗歌之王》第二季为普通人打造阅读舞台，让阅读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因而被频频点赞。这都是传播理念“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后释放的能量，让人不得不为之拍手称好。

今天，大众看似更青睐娱乐文化的论断并不全然。阅读类电视节目的流行，验证了人们对美好精神追求的需要并不低。换句话说，观众不是不喜欢看书，不是不喜欢听高雅音乐，关键在于媒体如何升级换代自己的传播方式，去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需求。(黄江)

清代『三元及第』牌匾亮相

□ 赵兴林



▲ 陈继昌题匾“德配晋陵”

筹建中的北京通州古代牌匾博物馆在整理实物中，发现了清“三元及第”钱策、陈继昌题写的木牌匾。清代两个“三元及第”牌匾同时亮相，在国内尚属首次。

“三元及第”是指一个贡生在乡试中考第一中“解元”，在礼部会试中考第一中“会元”，在殿试中考第一中“状元”，三级考试皆第一，称为“三元及第”。据专家考证，中国科举史上共产生14个“三元”，其中清代2人，即：江苏苏州人钱策、广西桂林人陈继昌。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状元钱策，是清朝首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钦点钱策后，乾隆帝兴奋挥毫作《三元诗》诗：“龙虎传声唱，太和晓日曛。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著。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詎止求端楷，所期进谏论。王曾如何继，违弼我心存。”

钱策的匾区长174厘米，宽68厘米，材质为老杉木，系时任广东副主考、云南学政的钱策为贡生吴毓民题匾“进士”，

右侧是“钦命状元及第广东副主考云南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钱为”，左侧是“辛酉恩科进士吴毓民立，嘉庆六年仲冬月谷旦”。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状元陈继昌，是清代第二个“三元及第”，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三元”。陈继昌三元及第，朝野轰动。嘉庆皇帝认为这是“熙朝得人庆，明德著后昆”，赋诗庆贺：“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陈继昌的题匾从其家乡临桂县收集而得，长288厘米，宽128厘米，材质为杉木。从文字上看，是中状元后还在翰林院修撰国史尚未派放外任的陈继昌，题匾“德配晋陵”祝贺同乡周荣翁夫妇古稀双寿。牌匾右侧是“道光甲申年恭为荣翁周德配斋孺人七十开一双寿之庆”，左侧是“钦命赐进士三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年家眷弟陈继昌拜题”。

有意思的是，钱策不但是中国科举史上第十三个“三元”，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六首状元”之一（另一人是明朝黄观）。参加牌匾整理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胡志介介绍说，“六首状元”是指考秀才得的“小三元”，加上考状元得的“大三元”，共计六个第一，合称“六首”，即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

据悉，这两个“三元”的题匾，近期受邀在陈继昌的家乡广西展览，待北京通州古代牌匾博物馆建成后，将作为博物馆的“镇馆牌匾”在北京固定展出。



▲ 《长安雪》剧照

历史纪录片《蒙古女王》发布

在蒙古族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杰出女子，她们同蒙古族男儿一起谱写着辉煌的历史，也一同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她们中有成吉思汗的女儿，为父亲的帝国执印监国的阿剌海；也有在帝国衰败之时挽大厦之将倾，守护黄金家族血脉的中兴之母满都海斯琴；更有破除成规，一力促成蒙汉和平的忠顺夫人三娘子。

日前，由北京天际传媒历时3年制作完成的系列纪录片《蒙古女王》在北京正式发布。纪录片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再现了从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到“隆庆和议”间风云变迁的历史长卷里，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蒙古族杰出女性代表的传奇故事。纪录片内容丰富、历史感厚重，为还原真实人物和历史，制作方走访辽宁、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新疆六省市区，参考中、英、日、蒙文文献书籍数百册，并邀请多位史学专家学者提供学术支持。(孙霞)